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STORIES CULTURE MEDIA Co., LTD.

故事会

故事会
珍藏本



STORIES

蔷薇花 案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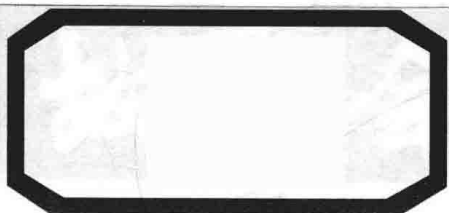
悬念推理系列

Suspense Inference Se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STORIES CULTURS MEDIA Co., LTD



蔷薇花 案件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蔷薇花案件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故事会·悬念推理系列)

ISBN 978-7-5321-6394-6

I. ① 蔷... II. ① 故... III. ①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8873号

书 名: 蔷薇花案件

主 编: 夏一鸣

副 主 编: 吕 佳 朱 虹

责任编辑: 陶云韞

发稿编辑: 吕 佳 朱 虹 姚自豪 丁娴瑶 陶云韞

王 琦 曹晴雯 刘雁君 赵媛佳 黄怡亲

装帧设计: 周艳梅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龙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1-6394-6/I·5112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633)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 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6976608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多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有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多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故事会·悬念推理系列》丛书。

五、丛书分为如下八本故事集：《百慕大航班》、《刀尖上跳舞》、《非常推理》、《交换杀人》、《蔷薇花案件》、《死亡游戏》、《一只绣花鞋》、《致命三分钟》。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危情·疑案

泣血送珠人·····	02
说出你的秘密·····	08
死亡通行证·····	13
特殊的惩罚·····	22
终极考验·····	28
蓝色命令·····	33
蔷薇花案件·····	39

神探·谜案

望月鳝·····	91
田知府隔省断案·····	96
包公考子·····	101
玉球之谜·····	105
天衣有缝·····	114
小巷怪案·····	124
槐树下的血案·····	132
心理学教授之死·····	144

目录

Contents

密谋·奇案

现世报	168
会吃人的蝴蝶	173
狂笑的人	179
看不见的证据	185
最后一搏	191
冤狱恨	194

铁证·悬案

一语泄天机	225
旅店命案	228
真假老板娘	232
地毯上的裁纸刀	239
墓碑里面有人	244

欲望左右人们的行为。

要解开一个疑案，首当其冲，
在于找到犯罪者的动机。

危情·疑案

w e i q i n g y i a n



泣血送珠人



送珠人身怀机密

浙东临海有一个象山湾，此处盛产珍珠，小的如樱桃，大的如龙眼，光滑圆润，珠光熠熠，是富贵人家争相抢购的奢侈品。

象山湾的居民大多以采珠为生，平日驾船出海，潜入海里，寻找珠蚌，然后取出珍珠，把珍珠卖给本地收购珍珠的大户钱如友。钱如友以前也是一个采珠人，有一次，他采到一颗大珍珠，不甘心贱卖，就独自来到扬州，找到扬州富商柳自在，卖了个好价钱。从这以后，他觉得做珍珠生意，钱远比采珠来得快，就和柳自在商量好，他收购象山珍珠，由柳自在包销。

刚开始的时候，钱如友的确赚了不少钱，但自从枯木岭上出了强盗，打劫珍珠，他便亏得一塌糊涂。这伙强盗领头的叫“独龙”，“独龙”占山为王，虽不伤人性命，却劫掠过往客商的财物，尤其是珍贵的象山珍珠。

钱如友也想过对策，可是他叫人夹带的珍珠，总是被“独龙”搜身搜出。一年下来，钱如友只送出了几粒珍珠，其他的全被“独龙”所劫，为此，他毫无办法，几次想关门大吉。

这天，有个外乡人找到钱如友，说他名叫胡亦云，有办法帮钱如友送珍珠去扬州，不过，送一颗珍珠，他要提十两银子。钱如友心想：一般的珍珠，一粒我只能赚十五两银子，他就要提十两，心可够黑的，但转念一想，这总比一颗珍珠也送不出去好呀，便问胡亦云：“你有什么法子可以躲过抢劫？”

胡亦云见桌上有一串葡萄，就摘下一粒，扔入口中，整粒吞下，说：“就是这样。”

钱如友说：“不行，珍珠入腹即化，万万行不得。”

胡亦云却笑着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说完，把钱如友拉过来，附耳轻言。钱如友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胡亦云的方法果然不错，不出三天，他就将钱如友交的几粒珍珠，顺利地送到扬州柳自在的手上。

胡亦云的方法百试不爽，但令钱如友不快的是，胡亦云一直不愿将最重要环节的秘方说出来，钱如友只能由他摆布。随着时间的推移，钱如友对胡亦云越来越不满。终于有一天，钱如友想出了自己的法子，便解雇了胡亦云，换了新的送珠人。

钱如友新雇的送珠人都是外乡人，从不用本地人，而且，为了提防“独龙”，这些外地的送珠人，他只用一次，从不让他们跑第二回。

整整半年，“独龙”没有抢劫到珍珠，钱如友的送珠渠道让“独龙”非常困惑。每次，他把那些送珠人脱得一丝不挂，甚至连发根、谷道都检查过，但都没能找到珍珠，只好放了他们。“独龙”为了找出钱如友送珠的秘密，

也曾让喽啰去充当送珠人，但钱如友一听他们的本地口音，就把他们赶出家门。

外乡人主动请缨

这天，山寨里来了个外乡人，说要投靠“独龙”。“独龙”问他为什么要当土匪，外乡人叹了口气，说：“黄河决堤，家冲没了，一路乞讨到这里，受够了白眼，想想还不如当土匪来得自在，就是被官府抓了，也是个饱死鬼。”

外乡人的话，让“独龙”有些犹豫，他怕这人是官府的暗探，就问外乡人叫什么名字。外乡人一副顺从的样子，说他名叫符豫子。突然，一个计划在“独龙”的脑海里形成：这符豫子是个外地人，干脆就让他去给钱如友当送珠人，一来可以打听钱如友是怎么送珍珠的；二来，也可以试探符豫子是不是官府中人。

听了“独龙”的话，符豫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说就是肝脑涂地，也要把送珍珠的秘密打听出来。

符豫子来到钱如友的家，说他要当送珠人。见符豫子是逃难的外乡人，钱如友就对符豫子说：“你一次给我送二十粒珍珠，每粒给你一两银子，银子我可以预先支付。”

符豫子问怎么送，钱如友拿出四十粒半圆形的陶丸，又拿出二十粒象山珍珠。当着符豫子的面，钱如友把珍珠装进陶丸里，然后用蜜蜡、松香制成的粘胶封住陶丸。待把二十粒珍珠封好，钱如友拿出一碗水，让符豫子就着水，把陶丸吞下。

见符豫子一脸惊讶，钱如友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珍珠被送到扬州。到了扬州，你再把珍珠排出来。”

符豫子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把陶丸吞进肚里。钱如友叮嘱说：“三日内，一定要将珍珠送到柳自在那里，只有柳自在那里有秘制解药，否则三天过后，陶丸堵住你的谷道，你将会腹胀而死。”

符豫子肚里藏着珍珠，回到“独龙”的山寨，把实情告诉了“独龙”。“独龙”听罢，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搜出珍珠。钱如友说珍珠不能从腹内排出，定是怕你自己想法排出珍珠，是在讹你！”说完，就让喽啰取来些巴豆，熬成汤药，让符豫子服下。

符豫子喝下巴豆汤，一会儿就觉得腹内疼痛，想要腹泻，但过了半个时辰，虽然肚内如刀割一般，还是什么也没排出来。看着符豫子越来越苍白的脸，“独龙”知道，钱如友说的是实话，没有柳自在的独家秘方，符豫子根本排不出陶丸来。

这时，有个喽啰附着“独龙”的耳朵说：“要不然，我们就剖腹取珠，反正他是个外乡人，也没人会追究。”

“独龙”听了，一个巴掌过去，将喽啰打出一丈开外。“独龙”说话声如洪钟：“我上山当强盗，实为奸人所逼，我发过誓，绝不害人性命，更不会做这种剖腹取珠的勾当，来人，叫一辆马车，把符豫子送到扬州去。”

马车夫快马加鞭，不出两日，就将符豫子送到扬州城柳自在的家里。柳自在见新的送珠人到了，忙吩咐下人把符豫子抬到后院的一间僻静小屋，接着吩咐所有人回避，自己架起一个火罐，慢慢地熬起解药来。

等解药熬好，柳自在倒出药，端到符豫子面前，对符豫子说：“喝了这碗药，你就会排出陶丸。”符豫子忙一口把药喝下。片刻，符豫子只觉得全身瘫软，动弹不得，他问柳自在：“你给我下的是蒙汗药？”

柳自在阴笑道：“不错，喝了蒙汗药，等你睡着后，也少些痛苦。”说完，从袖子里取出一把尖刀。

符豫子问：“你想怎么样？”

柳自在说：“你在象山湾时，难道没有听说过‘杀蚌取珠’这么一句话吗？珍珠藏在蚌壳里，要取出里面的珍珠，只能将蚌壳剖开。你放心吧，我下刀会很快，让你死得毫无痛苦。”说完，柳自在向符豫子的腹部刺去。

符豫子闭上眼睛，暗暗叫苦，却听柳自在怪叫一声，他睁开眼一看，柳自在的手上着了一镖，匕首掉在了地上。这时，有个人闯进屋内，符豫子一看，

原来是化装成马车夫的“独龙”。“独龙”把符豫子送来，主要是想弄到解药的秘方，谁知道所谓的秘方竟然是剖腹取珠，他不忍见符豫子送了性命，就发镖救了符豫子。

柳自在的号叫引来了家丁，他赶忙吩咐家丁，说符豫子和“独龙”是强盗，只管出手，打死一个，赏银百两。听了柳自在的话，家丁个个奋勇当先，饶是“独龙”武艺高强，也架不住对方人多，渐渐落了下风。

总捕头铁面无私

就在这时，从门外冲进一队捕快，打散家丁，把柳自在和“独龙”都抓了起来。领头的捕快见符豫子被麻翻在地，忙把他扶起来，给他服下解药。等符豫子醒过来，领头的捕快冲符豫子一拱手，说：“总捕头，接到你的红粉传信，我们就寻着红粉来了。来晚半步，差点害了你的性命。”

听了捕快的话，柳自在和“独龙”一惊，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符豫子竟然是总捕头！符豫子拈须一笑，说：“我在路上已将陶丸用内力逼出，进扬州城时，我在马车经过的地方撒了红粉。近来总有外乡人在象山一带失踪，朝廷派我来查明此案。”

符豫子说，他开始调查的时候，听说枯木岭上有一伙强盗，还以为那些失踪的外乡人是被强盗所害，就化装上了枯木岭，没想到竟然让“独龙”看中，让他去钱如友家探取秘密。

符豫子对柳自在说：“没想到，强盗都没做出的事情，竟让你们这些奸商做了。杀人取珠，天理不容，快交代，你们怎么想出这个方法，杀了多少人？”

柳自在忙跪在地上，讨饶说：“这全是钱如友让我做的。”柳自在说，钱如友对胡亦云非常不满，但又没有什么好主意。有一天，钱如友收到一颗珍珠，大如龙眼，价值千两白银，就让胡亦云吞入肚中。由于这颗珍珠价值不菲，钱如友怕胡亦云拐带走，就跟着胡亦云来到扬州。

谁知，到了扬州，胡亦云喝了自制秘方，也排不出陶丸。钱如友忙问

胡亦云怎么了，胡亦云说：“陶丸太大，排不出来。”钱如友忙问胡亦云有什么解法，胡亦云说：“等到三天后，陶丸自然会在腹中消融，我就会将残渣排出。”

钱如友听说三天后陶丸会在腹内融化，那价值一千两银子的珍珠也就没了，不由心急如焚。这时，他突然想到了“杀蚌取珠”的方法，就找到柳自在，两人一拍即合，用蒙汗药麻翻了胡亦云，剖开胡亦云的肚子取出珍珠。两人杀了胡亦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见没人追查胡亦云的下落，也就心安理得。从这以后，他们逐渐摸索出经验，那些四处流浪的外乡人，因为没有亲属追问，最适合给他们当送珠人。到现在为止，已有二十二个外乡人死在他们手里。

符豫子当下把柳自在打入死牢，又命人去象山抓了钱如友。过了段时间，柳自在、钱如友、“独龙”全被判了死刑，只等秋后处斩。

行刑那天，符豫子带着酒肉，来到“独龙”的牢房，说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独龙”问，自己救了符豫子一命，可符豫子为什么不放自己一马，帮自己开脱罪责呢？

符豫子摇了摇头，说：“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要不是你占山为王，抢夺珍珠，钱如友和柳自在又怎么会想出剖腹取珠的主意呢？你虽然没有杀人，可那些人全是因你而死。”

“独龙”觉得符豫子说得很对，便心甘情愿地伏法。

(大刀红)

(题图：黄金昌)

说出你的秘密



你一定有隐情

王朝是一个心理医生，和女友冷水溶恋爱两年多了。这个夏天，王朝第一次来到冷水溶的家乡，拎着好烟好酒去拜访自己未来的岳父大人。冷家虽然远在偏僻的山区，但那里却山清水秀，最使王朝感慨的是冷家的房子，那是一幢三层楼高的圆形建筑，白墙黑瓦，绿树环绕，中间还有宽敞明亮的天井。

当晚，冷家特地设了丰盛的酒宴欢迎王朝。不过让王朝没有想到的是，他见到冷水溶爸爸的时候，却大大吃了一惊：老人家虽然只有五十多岁年纪，但头发已经花白，人看上去瘦弱不堪，完全就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冷水溶给王朝解释说，她爸爸这个样子，是因为患失眠症两年多了，一直医不好，只能靠喝酒来麻醉自己，每天下午才能勉强睡上一两个钟头。

这天下午，王朝和冷水溶正在房里闲聊，楼下的天井里忽然传来孩子的尖叫声，两人赶紧奔到窗前探看，不好，一股浓烟正从一个屋里涌向天井。王朝奋力冲下楼，发现原来是几个调皮的孩子闯的祸，他们偷偷跑进冷水溶爸爸的房里，用老人的打火机点纸片玩，不小心被火苗烫着手，疼得把纸片一甩，正好甩到老人睡觉的蚊帐上。

王朝一边大叫着：“着火啦！着火啦！”一边冲到老人床前。让王朝惊讶的是：此时老人身上已经着火，眉头紧皱，好像在竭力忍受着剧痛，可居然还笔挺地睡在床上一动不动。王朝来不及多想，一把抱起老人就朝屋外跑。

族人们这时候也闻声赶来，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但让王朝倍感吃惊的是：老人这时候依然沉沉地睡着，身上酒味熏人。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才慢慢醒过来，身上被火灼伤的地方疼得他不住地呻吟，冷水溶赶忙为他敷上药膏。

王朝忍不住开口道：“伯父，这么大的火，您怎么还能睡得这么沉？您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不料王朝这话刚落音，老人脸上就闪过一丝极度惊恐的神色，随即捂着胸口猛烈地咳嗽起来。冷水溶顿时脸色大变，赶紧拉着王朝走出了房间。

冷水溶轻声对王朝说：“我家的怪事终究让你发现了，不过你千万不要刨根问底，否则会立即被撵走的。”

王朝很是纳闷：“可我还是想知道，伯父究竟怎么了？”

冷水溶长叹一声不肯说，可禁不住王朝一再追问，这才一脸愁容道：“我爸这样子有两年多了，不只是失眠，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他就要喝酒睡觉，而且样子十分吓人。有一次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却朝我大发雷霆，要知道平时他从来不对我发火的。有人说他这是撞着邪了，不瞒你说，家里人还偷偷找过那些跳大神的来给他作法，可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自然不

会相信那些玩意儿，我觉得是我爸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可是谁也不敢劝他去看医生。”

王朝还想追问下去，冷水溶流着泪说：“你难道没看到我爸痛苦的样子？我求求你不要再问了，好不好？”

王朝沉吟着，摇摇头说：“水溶你看，你爸今天这个样子有多危险？如果不揭开秘密的话，你爸这病永远不会好，除了痛苦，我觉得他这个样子更像是一种恐惧。水溶，为了你爸，为了你，也为了我们，我一定要找到答案。”

怪异的孤坟

冷水溶觉得王朝的话不无道理，可又实在不敢再探查下去，所以接下来她整日里没精打采，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这天，王朝拉着冷水溶去山坡上散心，两个人边走边聊着，忽然王朝看到坡上有一座新修的坟，墓碑上写着：冷水猛之墓。

王朝问：“水溶，这碑上的名字跟你只差一个字，他是你们冷家的亲戚？”

冷水溶点点头说：“他是我的堂兄。唉，说起来他最可怜了，还在很小的时候，他爸妈就去世了，是我爸妈把他拉扯大的。后来有一年他遇上一起车祸，不仅毁了容，还瘸了一条腿，女友就离他而去。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他破罐子破摔，天天以酒浇愁。”

王朝怀同情地问：“那他年纪轻轻的，后来又是怎么死的呢？”

冷水溶伤心得泪流满面：“他死的时候更惨，是被一头公牛顶死的，而且就在我们家天井里。唉……”

王朝默默地听着，认真地打量着这块墓碑，周围没有杂草，只散落着几个烟头。

两人回家时天色已晚，王朝拉着冷水溶走进她爸爸的房间，这时候老人正一觉醒来，但神情却显得分外疲惫，好似做了一场恶梦。王朝反手关上房门，对老人说：“伯父，有句话我不得不问，请您原谅——您现在这个

样子，是不是与冷水猛有关？”

老人的脸色却突然变了，猛地跳起来，“啪”一巴掌狠狠朝王朝脸上抽来，王朝和冷水溶一下子惊呆了。

只见老人歇斯底里地疯狂大叫：“我不认识什么冷水猛，你们给我滚！滚！滚得越远越好！”

冷水溶吓得大哭起来：“爸，你怎么啦？你到底怎么啦？”

惊心动魄的真相

王朝两只眼睛逼视着老人，说：“伯父，尽管这事儿您不愿提，可我还是要说，否则，您永远不会安宁。那冷水猛被牛顶死，这虽然有别人亲眼所见，但肯定与您有关，是不是？”

王朝此言一出，冷水溶猛吃了一惊，她胆战心惊地看着老人，不明白王朝为什么要这么说。而老人此时身子抖得像风中的柳叶，两只眼睛惊恐地瞪着王朝，哆嗦着嘴唇，却说不出话来，好久才开口道：“你……你……你怎么知道的？”

王朝一番话如同一柄犀利的手术刀：“伯父，我是个心理医生，从看到您的那一刻起，我就认为您的这种状态，一定不会是单纯的生理原因所致。您敏感、恐惧，不惜灌醉自己来求得暂时的心安，可其实，您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不是吗？我调查过，冷水猛死时正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所以您必定在每天下午这个时候喝酒睡觉，显然是要竭力避开这段梦魇般的时间，即使被火灼伤也不愿睁开眼睛。一开始，我不敢肯定自己的这种推测，直到那天在冷水猛的坟前发现了这个——”

王朝说到这里，朝老人摊开了自己的手掌心，里面是几个零落的烟头：“这种烟乡下很难买到，没有记错的话，是我这次从城里带来送您的吧……”

王朝还想说下去，可谁知老人这时候喉咙里突然发出一阵似哭又似笑的嘶叫，两只手捂着耳朵，拼命地甩头。冷水溶吓坏了，正要上前去拉，老